

從「認識」

小思說起

高慧儀

應該追索到甚麼年代？是七好文集吧，好像確是那樣認識小思的。又「好像」，又「確是」，都弄不清了。只因爲好喜歡詩意盎然的「本來這個不須尋」和親切動人的「我願意」，便發奮調查小思，查究到底是否這般熱愛生命的人。天從人願，新生阿蓮竟會是小思的學生。嘿，還用說，我當然巴巴的纏着她，委曲逢迎至極點。聽說得來的，也就不少。

可是，阿蓮的話實拿她沒法。她的形容辭老是：非常瘦、非常好、非常幽默。完了。老天，究竟是怎樣的嘛？氣得我！便想，不用問的了，（反正問下去，也還是非常瘦、非常……）我會遇見她的。

然後，我一直自誇着的預感能力又再次應驗。千呼萬喚，小思終於答應到我校演講。同學們都緊張死了，文史學會又大肆宣傳：樓梯轉角的壁佈、課室告示板，甚至是各班門外，都貼滿小思的作品和介紹小思的文字，啊，差點沒連七彩巨照都翻出來的聲勢。轟轟烈烈。隨即是數着日子的等待。那一天，下午四時半，與勞老師站在教員室外期盼小思，當那輕盈俐落的身影突然在小路轉角閃出，勞老師趕忙下去迎接。我？當然是衝往活動室霸佔有利位置，不然便要坐在地上，甚而擠在門外呢。

鬧哄哄的氣氛後，我又開始心有不甘。預料中，遠不是這大觀園式的相逢嘛，應該是很浪漫的。例如茶聚中，誤以爲她是大拇指的編輯，冒冒失失的和她談着。一個星期後，許迪鏘來電問道：「見到小思了，心息嗎？」嘩，這才從梳發滾到地上，震驚的問：「誰是小思？誰？」呵呵，多麼感人肺腑的情節！

遂又記起小思家住旭和道，於是，每次乘十三號巴士，盯着站牌上「旭和道」三個字，就出神的想：會不會那麼巧合呢？那一

「會」的信念又一天比一天清晰，便又想，遇見小思時，我會是怎樣模樣？束馬尾，破牛仔褲，破棉襖，手捧一疊書，一副好學生形貌；抑是大髮夾按得頭髮一縷不亂，雪白絲襪衫，百褶裙，老成持重的女教師般；還是披着母親的大毛衣，踢對木屐，挽網狀大手抽，而小思不住問：「請問你是誰家黃婦？」

結果，居然是我瘋起來，作飛型客的一天，十三號巴士站，遇上小思。最初是看見何的，她明明目光終在我身上，却連皮笑肉不笑的招呼也省掉。正想上前與師問罪，才猛然記起自己的濃妝豔抹。也罷，不認得者不罪。剛別轉頭，看到何身傍一個細小的背影，先是一震，再仔細審察一番：及頸的短髮、棗紅色夾克、咖啡長褲、粗跟皮鞋，還有那黑邊黑鏡，噢，可以肯定：這是小思。

上車，她坐到第二行位子，我却猶疑着該坐到她身旁，還是躲到上層。連何都認不清我，啊，小思？唉！更糟的是，記憶裏，不會告訴她自己的名字。怎開口呢？難道問：「你是小思吧，我是你的忠實讀者。」恐怕得冷汗都冒出來。但，我確是呀！這麼一想，便急不及待坐下去了。我小心的喚她盧老師，她並不吃驚（大概以爲我是她以前的學生），只是充滿趣味性地瞪着我，笑吟吟的說：「啊，我真的不認得你是誰。」早知如此，但不悔當初。我也只好厚着臉皮自我介紹：「我是高慧儀。」這竟就嚇了她一跳，張大眼睛，誇張地揮手按額，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。聲詞也提高半度，說：「嘿！你是高慧儀？」啊，我就是穿校服、白襪黑鞋那個高慧儀！

表白身份後，局勢一度緩和；而其實她本就人如其文的溫情。當她說：「你好像不大快樂，看你的文章，內容雖不消極，只是字裏行間……」好一個「字裏行間」！我立刻想起勞老師那不信任的眼神，即使我沒有爲成績落一滴淚，甚至拉長咀臉，她明白。在這些心思細膩的人面前，你能隱藏甚麼？一下子，我只想向她訴說一切的不快樂，以前種種，今日種種。但那該死的千諾道中永遠是不該擠車的時候長戚戚；該擠的時候却又坦蕩蕩。一拐彎，已家門在望，可以從何說起呢？結果膽下一句：「教書很辛苦。」而我還想問：「你爲甚麼不倦？」從前看她寫「義無反悔，我來了」，只是感動；教書以後，重翻那一頁，却是很深的震動。走在同一條路上，我這起步的，已經氣喘疲乏；她却依舊矯健如昔。

阿蓮說的非常瘦、非常好、非常幽默外，我要加一句「非常堅強」。這倒是對她最深的印象。